

差半車麥稭

十八家佳作集 九

姚雪垠等著



新流書店印行

八十家佳作集之九
差半車麥楷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九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十一月出版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實 價 六 角

主 編 者 施 方 穆

發 行 者 新 流 書 店

發 行 所 新 流 書 店
昆 明 武 成 路

經 售 處 全國各大書局

八〇家佳作集序

施若霖

近幾年來的中國社會正在很激急地變動着，牠比以前更轉化得厲害；半殖民地國家的一切情形真是非常錯綜，外來的和內在的矛盾一起在交會着，牠應該往那裏走呢？牠要努力地掙扎着，擺脫眼前的慘酷的命運，而大眾的行進也是適應着歷史的階段有着正確的路針。這裏，作爲記錄這個偉大的過程的自有「歷史」來担当任務；然而橫剖面的更清晰而凸出的一切的現象，大眾的動態，特殊階層的特性，魔鬼的壓迫與譁笑，奴隸的呼號和吶喊，中間者的悲哀及頹喪……這些在一刹那的場合要給誰來保留呢？無疑地是文藝。

文藝作家們在他們底筆下是刻劃了一切，這正是歷史的豐富的產物。茅盾說：「文藝作家研究觀察的對象當然是社會現象，這和社會科學家是一樣的；不過社會科學家把那些現象比較分析，達到了結論；文藝作家們都是從活生生的人身上——從他們互相的關係上，看明了某種現象，用藝術手段來說明牠，如果作家有的是正確的眼光，深入的眼光，則他雖不作結論而結論自在其中了。這就是現實主義的傑作常常是社會科學家研究時的好資料。」

中國的文藝作家們已開始擔負起他們底偉大的任務來了，他們說明了半殖民地上一切複雜的社會現象，給予一個很正確的解答。他們說現階段是黑暗的世界，一切都在痛苦之中，但目今正是「子夜」光明的明天就要來的，它會給人們消除了黑暗；他們指出了一羣的戰士在努力在堅毅地奮鬥着，創造民族的解放；他們更判決了魔鬼最後的沒落，結果牠是毀滅。

有些人喊着：現在中國的文藝作家們的努力總還不夠，爲什麼偉大的作品依舊沒有產生呢？不容否認，中國偉大的作品是在產生中，在這劃時代的轉動期裏不易寫出是事實；在血的交流中燦爛的花自然不會很快地開放，但這血正是培養

的最好的肥料，若干時期以後交流的故道中一定有着奇花異葩，會結出最碩大的文藝之果來。尼羅河的泛濫正是文化發揚的基礎，克羅斯達的呼喊正是新的開展的先聲。在這裏，我們雖然沒有鴻篇鉅製，卻有「子夜」「八月的鄉村」「日出」等等的里程碑了；然而在這過程中也有好些細小的指路牌放在各處，這些雖然不能與碑碣同論，卻無疑地也可以表示這路徑的趨向，不過它們是太瑣碎了，散漫了，有時人家走過去很多會忽略它們底存在和作用的。那末收集這些東西也可以算是一種紀念罷。

因此不憚煩地收集了一百個的短篇結成了集子，用來紀念最近五年——一九三五至一九三九年的事物的片斷。當然滄海遺珠在所不免，這是在於編者底能力了。

我們在這抗戰前後八〇家佳作集中可以看到，賑米至徵兵委員，雖是中國底殘留的惡勢力在作祟，然而經過了火併以後，不用說包身工的契約要廢除了，妻的新生活和新生一樣是一種中間層渣滓，可是差半車麥稻和苟同志一班人不是在清償下產生出來的，固然在現在還有特別勳章之流，可也要請他們到第七個坑裏去。

在這裏所要聲明的，因為「孤島」特殊的環境關係，有許多好文章竟不能插進去，真是遺憾得很。但大家是會感到這種編輯上的困難的。

我們編輯這部抗戰前後八〇家佳作集的方法：首先是按照作家來分別次序，在之間顧到時間的先後；質量的平均；同時各文的先後內容是彼連繫着的，務使把握住氛圍氣，讀者因之不會有一種不調和的異樣的感覺，間也有把性質相同的分開一些，那是爲了特殊的關係。

這因爲要顧到時間的先後，所以我們沒有門戶之見；祇要好，雖然無名作家也不顧，當然也不知什麼必須標榜名作家而把無名的放棄了。

編輯最近一年的創作（有一些並不是小說）爲了材料搜集上困難的關係，的確費了很大的努力的。以前在廣州漢口和現在在長沙重慶出版的刊物總算大部分是找到了；主要的如文藝陣地自由中國烽火文藝文藝七月戰地以及在孤島上的發行的文藝半月刊文藝新潮等雜誌在裏面很仔細的選了許多不過遺漏的作品總還不少。

這裏還等待讀者們嚴格的批評和指正。

一九四〇年六月。

差半車麥楷

八〇家佳作集九

目次

在前方——不朽的一夜……………(九四七)……………徐遲

差半車麥楷……………(九五二)……………姚雪垠

梁五底煩惱……………(九六五)……………草明

黑……………(九七三)……………青子

逼……………(九八四)……………屈曲夫

酒船……………(九九八)……………聶紺弩

鄉居雜記……………(一〇一一)……………李欣

福地……………(一〇一九)……………李輝英

我怎樣轟炸出雲艦……………(一〇二九)……………次霄

海塘上……………(一〇三七)……………荃麟

八十 在前方——不朽的一夜

徐 邁

他開始告訴我那一夜的經過時，隨手在桌上拿起了白色的皮帶，火柴匣，紙煙罐，剪子，眼藥水，墨水瓶，和一杯茶。又隨手的把滬戰的前方擺設起來：這是揚子江（白皮帶），這是獅子林（火柴匣），寶山（煙罐），楊行（剪子），劉行（眼藥水），羅店（墨水瓶），月浦（一杯茶）。於是他又從衣袋裏掏出幾個銀幣來，放在桌子的一邊，說，這是大場。

「這一帶戰區裏（手指了指桌子上的雜物）有許多是軍事上的秘密，我答應過守口如瓶，所以不怕掃你的興，我不能隱去許多我知道的事實，不告訴你了。」

「現在這一帶戰區（手又指了指桌上的雜物）已經沒有新聞記者能趨前視察的了，所以現在這一帶戰區裏的情形，差不多沒有人知道，我能够去一次，完全是我的幸運。經過了兩個要人的連環保證，經過我自己的指天誓日，他們爲了某種關係，不能不讓我去。這「某種關係」是前方因需要防禦工程中最要緊的麻袋，敝公司裏捐了十萬隻，而公司的棧房，是在戰區中，所以我能够去了。本來也只是到了公司的棧房就不能再深入的，因爲到了那兒已經是夜深，他們爲了我的生命的安全，才叫我跟着他們一起跑。於是我在夜的前方遊歷了五個小時。」

「把十萬隻麻袋分裝了十輛運貨汽車，這些汽車的外表是破壞不堪的，有的地方甚至是故意弄得牠骯髒非凡，看看真以爲是些一九二七的老爺車，其實牠們都配着一九三七的最新的機件。」

「每一輛車四個士兵，我坐在第一輛汽車夫的旁邊，在我的旁邊，立着的，是一個姓×的團附。×團附保證我一路上生命的安全，我也自信還有一些膽量，便奮勇的跟他們沿滬太路如飛的前去。我們將經過大場，經過劉行到楊行，把麻袋卸在楊行之後，再打原路回來。」

「我不描寫夜是如何如何的美麗了。因為晚上沒有月亮，我看不見四周的景色，汽車自然不開亮燈，因為怕飛機。可是耳朵很享受一些清福，這些秋蟲，蟋蟀，紡織娘，金鈴子，叫得很起勁。」

「過了大場，便聽見槍炮聲，接近地平線的遠處，每隔一分鐘便閃電一樣的亮一下，亮一下。經過一小時的默默的旅程，忽然我和這位X團附之間，起了同情手足的幻異的感情，我們開始了談話：

「X長看見做生意人肯捐出十萬隻麻袋來，一定很歡喜，停一會，我給你介紹X長好不好？」

「車子顛簸得很厲害，X團附接着讚美我們公司的麻袋的細而堅固，又嘲笑我穿的一套白嗶嘰西裝，這套西裝，我在大場時已借了一套藍衣大褂換去了。秋蟲的聲音繼續的鳴叫，草裏彷彿還有響尾蛇的「嘶——嘶——」的悠長的聲音。」

「——口令！」

「突然在黑暗中爆炸出震人的聲音來。團附也大聲的叫回去——「X。」經過哨崗時，有手電燈亮了一亮，照見幾個士兵，荷着槍，那種印象，是我永遠不會遺忘的。」

「我好奇地問X團附——這就是前方了嗎？團附哈哈笑了說，這自然是前方，不過沒有過劉行。過了劉行，可以聽機關鎗的密集的掃射聲；迫近楊行時，可以看見大炮。過了楊行，便是今天夜裏的兩軍爭持的「無人區」了。」

「——口令！」

「——X！於是汽車又駛過去。可是，路前面彷彿有着一堆黃影子，這便是疊着砂包的一個戰巷。汽車夫都是受過訓練的，他冷靜的飛駛，現在却慢了。他在第一輛車，要指揮後面九輛車的，他們有暗號。砂包的戰巷是疊得彎彎曲曲的，車前的燈亮了，依着彎彎曲曲的路前進。」

「『媽的！』有一個沙包旁邊的兵罵了，『開什麼燈，不怕死嗎？』事實上他們不怕死，倒怕飛機！」

「團附和汽車夫立刻解釋，不開燈，這彎彎曲曲的路怎麼能走。『那麼！那個兵叫，『快走！快走！』片刻後，車出了砂包」

巷，又飛駛了，不過現在的速率已比較減少了不少。

「過劉行後，果然機關槍聲大起。而蟋蟀紡織娘，金鈴子，却依舊這麼鳴叫，還有響尾蛇。」

「我告訴團附：口渴了。」

「團附突然特別的不豪爽，他忸怩了半天，才從他自己的熱水瓶裏倒出一杯茶來，他說：『你別小視這一杯茶。在前線，這一杯子茶比什麼還值錢。你們不知道在前線，一杯水是多麼寶貝。兵士肚子餓了，不怕沒有乾糧吃，可是沒有水，那就是沒有命，而且等於是沒有了一切。譬如肚子餓了，而你沒有水，那麼只好有乾糧也不吃，乾着挨餓。一到有一杯子水，那時才能吃乾糧。』」

我把這半杯子茶一口吞下，覺得不能熄滅我的口渴，可是我不好意思，也不敢再要。

「『蓬』這是排炮，從月浦一帶射出。拋物線地，一個火球，震動了大地，震動了我們的汽車，從我們頭頂，嗖嗖地作聲，過去了。我的心直沉下去，團附泰然自若的笑了。」

「『團附』我說，『我不上去了，我要回去。』」

「『別怕啊——你瞧，好玩兒東西可看了。』我順着他的手指望去，天空中不知何時已懸掛了兩盞小燈，一紅一黃，團附解釋這是炮兵的信號彈，你看了不懂什麼意思，可是炮兵一看，就知道他該怎麼樣放射了。蓬蓬！火球，震動了大地，連我們的車都跳了一跳（這不是修辭學或文章病，這是事實，）從我們頭頂，嗖嗖地作聲，飛快地過去。機關槍聲密極了。蟋蟀，紡織娘，金鈴子，却還是這樣鳴叫，還有響尾蛇。」

「我又安下心來，團附高興的說：『你膽子大，有種！一忽兒，我給你介紹×長，×長見做生意人肯捐十萬隻上好麻袋，又膽子這麼大，一定喜歡。』片刻，他忽然高興地說：『你要看看中國軍隊的行軍嗎？』」

「我自然要，『可是』我說，『在那裏可以看到呢？』」

「回答說，『就在我們車的兩旁！』」

「我嚇了一跳，這麼神祕的事情，真在我車的兩旁嗎？我望了一望，望不見。×團附說：『可以讓你看看，不過會挨罵的。好這是難得的機會，也讓你見識見識。車夫，開燈。』車夫奉命開了燈。

「燦爛的燈光裏，兩旁都是兵，默默的，堅忍的，負槍荷彈，一些聲音也沒有地在前進。

「我想起了古人所謂『御枚疾走』的景像。約摸兩分鐘的樣子，有一個營長罵了：『操的，什麼時候開燈！』果然，挨罵了，燈立刻滅了，車又在黑暗中緩緩的移動。

「慚愧，我又口渴得忍不下去了。挨了半天，我告訴了團附。團附乾脆的回答：『忍着到楊行再給你水喝。』我已默然忍下來了，可是團附拍拍我的肩膀笑了：『後方給×長送了兩大箱金山桔子，比我拳頭還大的鮮桔子，我去偷一隻給你。』

「吃了桔子，團附又來讚美我了：『好傢伙，你膽子大。』」

「我說：『沒有什麼啊，大砲在頭頂飛，機關槍老遠的，沒有流彈，怕什麼？』」

「『誰說沒有流彈？你聽那些嘶嘶的步槍，就在我們車前車後。』」

「啊，這就是我錯認的響尾蛇的聲音！立刻，我膽子寒了。嘴裏流出清水來了，我告訴團附，我不上前了。可是楊行到了。

「×長在午夜三時半，正伏几安息，想一想這幅畫：『×長因為勞了大半夜，現在正在桌上靠一靠。』他們說。

「如果是冬天，那些將軍『靠一靠』醒來，挺一挺胸，甲上的冰柱迸落，鏘然有聲——像古代的行軍紀上描寫的——這些抗戰的英雄啊！一幅何等英勇的畫！

「團附進去的時候，我和一個士兵談天，有一句話，聽得我懷然。他說：『鬼子（他們稱××兵鬼子）的槍打二千米，我們的槍打一千五百米，那怕什麼，我們跑上五百米再打啊！』這就是我從前方走了一趟，帶回來的關於士氣的一句話。

「我沒有和×長見面，就回來了。歸途上，團附答應送我兩枚日本霰彈，我答應他用紅木或紫檀做成木架，將來戰後

可供作不朽的紀念品。

「過了大場，天亮了。最精采的事在這裏，我沒有想到我們的軍隊裏，連幾個汽車夫都訓練得這麼好。

「遠處的灌木叢中，突然一條紅線，沖天而起。這好像過舊曆年時，小孩子放的蘭花條。

「團附告訴我：這是漢奸的信號。車立刻徐緩起來。

「差不多立刻的，在車的正前面的高空中，撲撲兩個照明彈，大地倏然亮了起來。

「車夫做了一個暗號，傳到後面，於是迅疾的車，急轉四十五度，斜刺裏往路旁的一排大樹中插過去，停了。我們立刻下車，啊！如果有福氣看到十輛汽車，整齊地，用同樣的急轉四十五度，而且同時的往樹的行列中插入，同時停住。那麼迅速！那麼敏捷！真像電影一樣！便是那時我望到這十輛車，停得這樣整齊，距離這樣精確，而且剛好把十輛車都蔽掩在樹葉底下，已經使我驚叫了。

「每輛車點過人數，便各人在田野中分散，稻已經結了穗。團附牽着我的手，奔入田裏，撲下，立刻泥土的熟悉的氣息浮入鼻孔。

「遠處有炸彈的爆烈聲，飛機在天頂盤旋。

「車再駛動時，天已昧爽了。我們用了七十哩的速度，開回上海。

「這就是我遊歷這一帶戰區（手指了指桌上的雜物）的夜經過。這是不朽的一夜，團附也一付笑臉說：『這種風景，出了錢也買不到，你真有膽子。』我回想這一夜，也覺得我是過了一生中最有意義的幾小時。我很抱歉，有許多事牽涉軍事祕密，只好不告訴你了。」

（在火線上出入一書中第一頁）

姚雪垠

八十一 差半車麥稽

「瞧這傢伙，又是一個『差半車麥稽』！」

在我們的工人游擊隊裏邊，近來最喜歡把別人叫做「差半車麥稽」。有時我們向隊長要烟吸，如果隊長把煙捲藏在腰裏不拿出來，我們就向他叫道：「喂，隊長，『差半車麥稽』！」當着別人面前猛不防打了個噴嚏，鼻涕從鼻孔裏竄出來，你隨手把鼻涕抹在袖子上，或握下來抹在鞋底上，別人也會向你取笑的叫道：「『差半車麥稽』！」我們全隊的人，沒有一個不長發子。平常不論發子在身上怎樣的爬呀，咬呀，我們只隔着衣服，用手搓一搓，搔一搔，至多伸手到衣服裏邊捏死一個兩個。到我們真正休息的時候，也就是說到我們能够安心睡覺的時候，我們決不放棄殲滅敵人的機會。我們的兩大敵人是鬼子和發子。在殲滅戰開始的時候，我們照例圍繞着一堆烈火，把內衣脫下來在火頭上烤着，抖着。我們的敵人像炒焦的芝麻似的一個個的肚子膨脹起來，落到火裏。火裏邊嘩嘩剝剝的響着爆烈聲，騰起來一種難聞的氣息。這時候我們每個人都為勝利而快活得亂蹦亂跳互相的打着，推着，還互相叫着：「『差半車麥稽』！格崩，格崩，用牙咬呀！」總之，我們用「差半車麥稽」這個詞兒來取笑別人的機會非常多，幾乎任何人都可以被我們稱做「差半車麥稽」。我們把「差半車麥稽」這詞兒廣泛的引用着，並不顧及牠是否恰當。當我們叫出這詞兒的時候，並不含有一點惡意，只不過覺得這樣一叫就怪開心罷了。假若在我们隊裏沒有這個寶貝詞兒，生活也許會像冬天的山色一樣枯燥無味！

雖然我們把「差半車麥稽」這綽號互相的叫着，但真正的「差半車麥稽」他本人却早就離開我們的隊伍了。他是一個頂有趣的莊稼人。從他入伍的時候起他就開始做了我們最有趣的好同伴，一直到他昏昏迷迷的躺在擔架

●「差半車麥稽」是表示不夠數兒，也就是不夠聰明的意思。

床上離開我們的時候。他走了以後我們不斷的談着他，想念他。隊長保存着他的那支小煙袋，像保存着愛人的情書似的，珍惜的不肯讓別人拿去。當「差半車麥稽」還沒有掛彩的時候，一天到晚他總在噙着他的小煙袋，也不管煙袋鍋內有沒有煙。有時候他一個人離開了屋子，慢吞吞的走到鄉村邊，蹲在一棵小樹的下面，皺着眉毛，眼睛茫然的望着原野，噙着他的小煙袋，隔很長的時候，把兩片嘴唇心不在焉的吧嗒一啞，隨即有兩縷灰色的輕煙從他的鼻孔裏呼了出來。同志們有誰走到他的跟前問他道：「『差半車麥稽』呀，你是不是在想你的黃臉婆哩？」「差半車麥稽」的臉皮微微的紅了起來：「怎麼不是呢？」他說：「沒有聽隊長說俺的『屋裏人』跟小孩到那兒啦？」在「差半車麥稽」看來，我們的隊長是一個萬能人物，無論什麼事情都知道，不肯把女人和小孩的下落告訴他，不過是怕他偷跑罷了。有時候「差半車麥稽」並不想念他的女人和孩子，他用一種抱怨的口氣望着地裏說：

「你看這地裏的草呀，唉！他大大的吸了一口煙，然後再把下邊的話和着煙霧吐出來：『平穩年頭人能安安全全的做活，好好的地裏哪會長得這末深的草！』」

他拭去了大眼角上的白色排泄物，向前挪了幾步，從地裏捏起來一小塊垃圾，用大拇指和食指把垃圾捻碎，細細的看一看，拿近鼻尖聞聞，再放一點到舌頭尖上品滋味，然後他把頭垂下去輕輕的點幾點，喃喃的說道：

「這地是一腳踩出油的好地……」

「差半車麥稽」在游擊隊裏始終連一句救亡歌兒也沒有學會。有一次他只跟着唱了一句，惹得一個同志把眼淚都笑出來，以後他就永遠不再開口了。當我們大家唱歌的時候，他噙着他的小煙袋，微笑着，兩隻生滿血絲的眼睛滴溜溜的跟着我們的嘴巴亂動。他無論在高興或苦悶的時候，在平常的行軍或放心休息的時候，他最愛用悲涼的聲調反復的唱着兩句簡單的戲詞，是他從做小孩子時候就學會了的：

「有寡人出京多不幸，

不是呵下雨便刮風……」

他的小烟袋正同他本人一樣的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每次我看見他的小烟袋，就不由的想起一段動人的故事來。一個寒冷的黃昏，忽然全隊的弟兄興奮得發狂一般吶喊着跳到天井裏，把一個新捕到的漢奸同隊長密密的圍起來。漢奸兩隻手背綁着，臉黃得沒有一絲血色，兩條腿顫抖着幾乎站立不住。他的頸子後面插着一把舊鐮刀，腰裏插着一根小煙袋，頭戴着一頂古銅色的破毡帽。隊長手裏拿着一面從漢奸身上搜出來的太陽旗，冷靜的像是一尊鐵人。同志們瘋狂的叫着：

「他媽的打扮得多像莊稼人！」

「槍斃他！槍斃漢奸呀！」

不知誰猛的照漢奸屁股上踢了一腳，漢奸打了個前栽，像患癱瘓症似的順勢跪倒在隊長面前。這意外的結果使同志們很覺失望，開始平靜下來。有人低聲的譏諷道：

「唏，原來是一泡鴨子屎！」

隊長還是像一尊鐵人似的立着不動，濃黑的眉毛下有一雙冷峻可怕的眼光在漢奸身上掘發着一切祕密。

「老爺，俺是好人吶！」漢奸顫抖着替自己辯護：「我叫做王啞啞，人都知道的。」

「是小名子嗎？」隊長左頰上的幾根黑毛動了動。

「是小名子，老爺。小名子是爺起的，爺不是念書人。爺說起個壞名子壓壓災星吧……」

「你的大名子叫什麼……站起來說！」

「沒有老爺。」「啞吧」茫然的站立起來，打了個噎氣：「爺說莊稼人一輩子不進學堂門兒，不登客房台兒，用不着大鴨子尿是稀的，北方人拿它在比不強硬，沒勇氣的人。」

名兒。」

「有綽號沒有？」

「差差老爺，『差半車麥稽』。」

「[？]『差半車麥稽』？」

「[？]『差半車麥稽』？」

「誰差你半車麥稽？」

「人們都這樣叫我。」「啞吧」的臉紅了起來。「這是吹糖人的王二麻子，給我起的外號。他一口咬定說我不夠數兒。」

「^{……}」

「^{……}」同志們都笑了起來。

隊長不笑。隊長一步一步的問他家鄉和當漢奸的原因。

「俺是王莊人。」「啞吧」說：「是大王莊不是小王莊。北軍來啦，看見『屋裏人』就糟蹋，看見『外廂人』就打呀，砍呀，槍斃呀。小狗子娘說：『小狗子爺呀，莊裏人都跑空啦，咱也跑吧。跑出去，唉，一天喝一碗水也是安生的。俺帶着『屋裏人』跟俺的小狗子跑出來啦。小狗子娘已經兩天兩夜水米沒打牙。肚子兩片踢一片。小狗子要吃奶，小狗子娘的奶餓癢啦。小狗子吸不出奶來就吱吱啾啾的哭着……」

被綁着的農人把頭垂了下去，有兩行眼淚從他的鼻凹滾落下去，我們的隊長用低聲咕囔道：

「說簡單一點吧，你說你爲什麼拿着小太陽旗？」

「老爺，小狗子娘說：『小狗子爺呀，處在這兵荒馬亂的年頭兒，咱們死了沒要緊，可是能眼巴巴的看着小孩子餓死。」

①「屋裏人」是女人。②「外廂人」是男人。

嗎？」是的，老爺，小孩子沒做過一件虧心事，憑啥要餓死呢？小狗子娘說：「你回去吧。」她說我：「你回去到莊子邊把咱地裏的紅蘿蔔挖幾根拿來度度命，全當是爲着救救小孩子。」大清早我回去了一趟，可是離莊子還有二里遠，有幾個戴銅盆帽子的北軍就開槍向我打起來，我又跑回來啦。回來聽着小狗子在他媽懷裏「吱吱啐，吱啐啐……」他開始哽咽起來。

「不要哭！」隊長低聲命令道：「因此你就當漢奸好了，是不是？」

「鬼孫子纔是漢奸！我要做了漢奸，看老爺，上有青天，日頭落——我也落！」「差半車麥稭」聳了聳肩膀，興奮的繼續說下去：「別人告我說，要拿一個太陽旗北軍就不管了。小狗子娘自己做了個小旗交給我，她說：『小狗子爺快走，快去快回來。』我說：『混帳旗子多像膏藥呀……南軍看見了不礙事麼？』她說：『怕啥呢？我們跟南軍都是中國人，你這二百五！』老爺你想我是中國人，還會當漢奸嗎？小狗子娘真壞事，她叫我拿他媽的倒楣的太陽旗！」他一邊哽咽着，一邊憤怒的咬着牙齒，一邊又用恐懼的眼光看看隊長。

隊長又詳細的盤問了一會兒，漸漸鬆開了臉皮，不再像一尊鐵人了。其時我早就想對隊長說：「得啦，這傢伙是個有趣的大好人，還有什麼可懷疑呢？再盤問下去，連同志們也不耐煩了。」隊長終於吩咐我們把「差半車麥稭」手上的繩子解開，一解開繩子，「差半車麥稭」就握了一把鼻涕，一彎腰抹在鞋尖上。這時我纔發現他穿着一雙半新的黑布鞋，鞋尖和鞋後跟塗抹着厚厚的一層已乾的和未乾的鼻涕，乾的地方微微的發亮。

「以後別再把鬼子兵叫做『北軍』了，」隊長和善的告他說：「現在打仗不同往年一樣。現在一邊是——咱們中國軍隊，一邊是××鬼子。你懂嗎？『差半車麥稭』」

「怎麼不懂呢？他點點頭：『我不是不夠數兒呵！』」

隊長把小太陽旗還給他，吩咐道：

「你就在我們這裏『喝湯』吧。喝完了湯你安心去挖你的紅蘿蔔，敵人在夜間已經給我們打竄了。小太陽旗你還帶着去，萬一遇着鬼子時你就拿出來讓他們瞧瞧，可別說出我們在這兒……」

吃飯的時候，同志們都爭着要同「差半車麥稽」蹲在一塊兒，幾乎把他的棉褲都撕毀了。起初他還非常拘束，後來看我們大家都對他十分親熱，就漸漸的膽壯起來。他吃得又快又多，盤裏邊祇得乾乾淨淨。吃畢飯，他又握了一把鼻涕在鞋尖上，打了一個飽嗝，用右手食指指甲往牙上一刮，刮下來一片蔥葉子，又一彈，蔥葉子同牙花從一個同志的頭上飛了過去。

隔了一天，剛吃過午飯以後，我又看見「差半車麥稽」在我們的院裏出現。隊長告訴我們說他已經加入我們隊裏了。我們大家高興得瘋狂的叫着，跳躍着，高唱着我們的游擊隊歌。可是「差半車麥稽」一直老老實實的站立着，茫然的微笑着，嘴裏噙着一隻小煙袋。

晚上我同「差半車麥稽」睡在一塊兒，我問他：

「你爲什麼要加入我們的游擊隊？」

「我爲啥不加入呢？」他說：「你們都是好人呵。」

停一停，他大大的抽了一口煙，又加上一句：

「鬼子不打走，莊稼做不成！」

我忽然笑着問道：「你的小太陽旗呢？」

「給小狗子做尿布了。」他彷彿毫不在意的答道。

「差半車麥稽」同我悄聲的談着家常。從談話中我知道他爲着要安生的做莊稼而熱烈的期望着把鬼子打跑。並且知道他已經決定叫他的女人同小孩在最近隨着難民車逃到後方去。他同我談話的時候，眼光不斷的向牆角的油燈瞟着，

⑤ 北方人把吃晚飯叫做「喝湯」。

似乎有一種什麼感觸使他難以安下心去。我裝着睡熟的樣子偷偷的觀察他的舉動，我看見他噙着小煙袋，默默的坐了半天，不時的向燈光瞟一眼，又向我瞟一眼，神情越發的不安起來。最後他偷偷的站起來向燈光走去，但只走了兩步，就折回頭走出了屋子，在院裏撒了一泡尿，故意的咳了一聲，又回到我的身邊。於是他又看了我一眼，磕去煙灰，把小煙袋放到枕的東西下面便倒下去了。

「這是一個多麼古怪的人物，」我心裏說：「而且還粗中有細哩！」

在我們游擊隊住下的時候，只要我們能找到燈火，我們總是要點着燈睡覺。從「差半車麥稽」入伍的第二天起，連着兩夜都發生了令人很不痛快的事情。第一夜燈火在半夜熄滅了，一個同志起來撒尿時踏破了別人的鼻子。第二夜哨兵的槍走了火，把大家從夢中驚起來，以為是敵人來了，在黑暗中亂碰着，亂摸着，一兩隻手電是不濟事的，有的誤摸走了別人的槍支，有的摸到槍支却找不到刀子。等驚慌平息之後，大家都憤怒得像老虎似的謾罵並追究起熄燈的人來。隊長把同志們一個一個問了一遍，却沒有一個人承認。我心裏有一點約摸，便向「差半車麥稽」偷看了一眼。「差半車麥稽」的臉色蒼白得怕人，兩條腿輕輕的戰慄着。隊長向他的面前走去，一切憤怒的眼光也都跟隨着集中在他的身上。「糟糕，」我心裏說：「他要挨棒了！」他的腿戰慄得越發厲害起來，幾乎又要跪了下去。可是隊長忽然笑了起來，溫和的問道：

「這樣的生活你能過不能過？」

「能的，隊長！」「差半車麥稽」從腰裏抽出他的小煙袋來，送到隊長的面前：「你老抽袋煙吧？」

同志們全笑了，有的笑得捧着肚子蹲了下去。隊長也笑得連連的打着嘈噓。可是「差半車麥稽」自己却不笑。他搔了一搔頭皮，順便用手往頸子裏一摸，摸出來一個蠶子，又用指頭捻了一下，送到嘴裏「格崩」一聲咬死了。

第二天我把「差半車麥稽」拖到沒人的地方，悄悄的問他為什麼每夜要把燈火熄掉。他的臉色紅了起來，一邊微笑着，一邊吞吞吐吐的咕囁道：